

第13卷

贾平凹文集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归故乡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十三卷：散文

汇集作者 90 年代的最新散文作品，共计 77 篇。从“说家庭”系列散文、《江浙日记》等作品中，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贾平凹的人迹、心迹、文迹。



《四十歲談》序

作完一个《废都》，长时间去生病了，小说已不能再写，就一边吃着补药一边咀嚼些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象牛在反刍，零碎地记在日历牌上。一日，还有人关心，是广东的《家庭》的编辑来。当然谈了许多“自己保重自己”的话，却为那日历牌上的文字，要求整理给他们。给就给，这就有了“手边谈家”的栏目。

常言栏作象反以为轻松，谁知那是金箍咒，象是法院传票。每月在一定的日子，广东一来电报，你就得交稿，不交不行，很有压迫感。但也于此，这一年的笔总算没有生锈，墨水瓶里不致于让苍蝇飞出。前几日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大的树桩，树桩上劈着一把斧头，而斧头把上却生发了一枝新绿。漫画题名“生命力”。我想，我竟没有病死，那这些文章该也是斧把上的新生枝叶了吧？

这日是，在病房里默默地养病，窗外仍是风雨不止，别心管它怎样，而布于街头的书摊，不时有假冒的改装的我的新作和泼脏水的中册子的推销广告张贴，

目 录



读《读者文摘》·····	(1)
在洛阳读稿·····	(3)
王炎林·····	(5)
《美文》发刊词·····	(7)
读稿人语(七则)·····	(11)
孙犁论·····	(22)
读雷达的抒情散文·····	(24)
说话·····	(29)
读安黎·····	(32)
孙涵泊·····	(35)
茶话·····	(36)
方英文·····	(38)
方韵·····	(41)

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五则).....	(43)
关于坝.....	(49)
红狐.....	(51)
说家庭.....	(56)
我不是个好儿子.....	(60)
说生病.....	(66)
说请客.....	(69)
说花钱.....	(72)
说白桦.....	(76)
说房子.....	(80)
说孩子.....	(84)
说奉承.....	(88)
我的老师.....	(92)
坐佛.....	(95)
自画像.....	(96)
说球迷.....	(99)

说足球	(101)
说打扮	(102)
说死	(105)
说美容	(110)
信访·民情和作家	(112)
长舌男	(115)
我所认识的气功师(二则)	(119)
我们不器重“传人”	(122)
忙人——游青城山	(124)
游笔架山	(127)
读张爱玲	(130)
狐石	(133)
与穆涛七日谈	(136)
好女不戴金	(236)
饮者	(239)
美食家	(242)

小楚	(248)
招牌	(250)
手术	(252)
十一篇书信	(255)
答人问奖	(261)
惜时——致青年朋友	(262)
画外话	(264)
《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	(265)
涂鸦	(269)
走进塔里木	(271)
圖山	(277)
二胡	(281)
缘分	(285)
夏河的早晨	(290)
友人杨毓荪	(293)
江浙日记	(295)

拓片闲记	(388)
茶杯	(390)
吃烟	(393)
《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	(395)
治病救人	(398)
壁画	(401)
陶俑	(404)
朋友	(409)
秃顶	(413)
天马	(416)
进山东	(420)
记五块藏石	(425)
龙柏树	(428)
敲门	(430)
乡党王盛华	(433)
动物安详	(437)



读《读者文摘》

读过了许多杂志，《读者文摘》始终是放在案头的那一种，似五六年前去一趟敦煌，带回的那块泥坨，是寄托了对佛的如莲喜悦。曾一日为一些杂志取“像”而不能得，大致有很野的，也有很媚的，这一份，却高洁典雅，是月下僧敲门的静夜冷月，是三十年代的、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

这么好的气质，实在不容易。想想为什么，办刊人或许并没有想到钱。那些年里，最爆炸的是政治新闻性强的作品，这个时间，艳俗的东西又风行，而这份全然是短小的、抒情的、可以称谓为美文的杂志，不是要迎合，企图在征服，恰这般长长久久地却畅销了！愈是破烂肮脏的旅馆，宿客愈是敢不卫生，随地吐痰，用床单揩皮鞋，在厕所涂构图总是一样的画；高档的宾馆，任何宿客却似乎一下子文明了。

世上的作品与刊物，不外乎消受和消费两种。晚上睡觉失眠了，又不肯吃安定片，拿那一本来看看，不知不觉地睡去，哈喇水就滴在翻开的一页，天明起来叠被子，被窝里也便掉出一捆乱糟糟的纸来；或者坐在马桶上出恭，随便取一本了，手眼总不能闲着，末了撕一张揩屁股了事。这样的作品与刊物是永远上不了书架的。而供我们消受的，则是打扫了房间，沏上了清茶，静静地坐在书案前，读得全心身的都受活起来，或是不不断地骂“这龟儿子会这么写”，生许多嫉妒，或是数天里沉默了，胸中闷得透不出气来。这样的好作品、好杂志，给了我们无比的智慧，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消受得了，有些却消受不了。譬如很野的那一种，好深刻，好沉重，总在杞人忧天，使原来已够沉闷的人生越发地累了。一切的哲学和文学都是在指导着人好好地活着，活得很好，当到处都从事喜剧，作浅薄无聊地轻松愉快，悲剧的出现是高层位的，那么再高一层呢，就该是超越悲剧的喜剧了。写文章的和读文章的，都是有闲或者忙里偷闲，超越了低层次的喜剧，也超越了浮躁和激愤，虚涵才能得天地之道，闲静才能知人生之趣。这份杂志不能说已经是这样，但许许多多篇什，确实有这个境界了。

读这杂志，读过了几年，但愿长长久久读下去，读出佛来。

1992 年



在洛阳读稿

七年来洛阳看牡丹，可惜一场风雨，牡丹谢了；七年后又来洛阳，恰是花事正盛，我读到了一大批好的文章。洛阳有世间最热闹的牡丹，也有最沉静的卢舍那大佛，看花参佛，由富贵走向高尚，这也是读这批稿的境界。

《洛阳日报》“一拖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据说来稿近四万件，涉及到除台湾外的各个省份，甚至于欧洲国家。一个地方报纸敢作这样的工作，气派是够大的。他们不以搞奖赛而挣钱敛财，以维护文学的庄严，竟敢将候选篇目交给评委时统统将作者的名姓用墨涂抹，作法又多么令人敬佩。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的，也正是他们的严肃认真，这次大赛的来稿质量很高，影响颇大。

我所读到的文章，都是千字左右，篇幅上是短，但内容却很丰富。对于小小说的定义我并不知道多少，为短而短，是一句诗

的扩大，一个简单的意会，这种写法我不喜欢。在我的感觉里，小小说是机智的、智慧的、过目不能忘的精悍篇章。评选结束后，查阅原文的署名，发觉相当多的作者都是业余的，声名并不显赫，可谓是成名的并不一定就成功，而成功者却未必成名啊。现在的文坛未浪出声名的俊才实在是多，自己作为一名评委，是幸运也是可悲，想我四十左右的这批人，文坛上多少有人知道，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势所造，当文学的热潮平静下来之后，在文坛出名是不易了，《洛阳日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出一批新人新作，其见识不凡，功德无量。

读这批好稿，给我的启示有二：

一、大量的文章是抒发人生的况味，他们已从强烈的社会的角度转入对于宇宙、自然、生命的体验。如果将小小说写成类似于一种散文诗或纯粹成了讽刺小品，我想那是不足取的。长的小说和短的小说，它一样是要有境界的，真正的对宇宙、自然、生命有体验，就有了大的境界，而文章就是这种体验后自然而然的提笔，一般说技巧是无关紧要的，是不是就指这些？由此又可得出，一切形式问题何尝不又都是认识问题呢？

二、大多的文章写得沉静，这是多么可贵。有些人如我，惹上了一种“气”，即激愤太盛，从容不够，这或许是如我这样的人走上文坛时带上了浮躁时代的痕迹，但这种“气”却影响了我们进一步与艺术的亲近。超越激情，从容大度，文章既写现实生活，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又有形而上的味道，跳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新生的作家实在是蹈了文学的大方处。

于是，我感谢给我来洛阳的机会，感谢在洛阳所读到的好稿，热热闹闹的牡丹和无言的卢舍那大佛将永远给我昭示。

1992年4月17日



王 炎 林

五十二岁的王炎林，率真如童，好说话，多见解，臧否人物，画坛称为狂人。他是从骨子里狂的，狂得可爱，受他抨击的人也爱他。每次画家集会，或某一展览座谈，第一个发言，大家都推拥他。他不在，人就问：炎林呢，炎林怎么说的？

炎林面色红润，有妇人相。从未见穿过中山服，也没有西装，他不爱太正经。留一大把胡子，任何人却直呼其名，没有叫老王的。

他搬动过数次家，搬到哪儿，家里总是来人。年轻的画家常以他家为沙龙，通宵达旦地聊。他家的猫也知道了毕加索，一次冒雨从垃圾堆叼回一本书，封面上是那幅《亚威农的少女》。

他嗜酒。作画前独坐一室，整晌不说话，便不停地唱。酒使他从现实世界升入幻想世界，眼前和画纸上就百鬼狰狞。有

学生学他，每临作画也大饮，结果醉卧不醒。

炎林善画人物，人物皆丑，经商的老板不在客厅里挂，做官的太太也不在卧室里挂，所以炎林不富。但有同行，定期来欣赏新作，甚至有人临摹。临摹者总是不及，或者过之，请教他，他说：未为奇奇。

炎林迷于色彩，大胆涂染，极尽灿烂，其法却无迹可寻。人不知如何有这样的感受，传说他目有双瞳。他听后大笑，说眼睛并不可靠。果然在他背上涂蓝涂红，能准确说出。

他喜欢逛庙会，看社火，常掏钱买酒与耍猴的，吹糖人的，捏面花的坐喝。喜欢与幼儿玩，说没头没脑的稚话。

画坛上人人都说炎林是现代派，但炎林画的地地道道中国画。他不搞题材的图解，更反对纯粹的意念组合。他注重形式构成，注重虚幻的空间。他的画不是新文人画。他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观念，以个体的生命来体证艺术的大的境界，但他选择儿童绘画，民间艺术，原始艺术为主要参照系，竭力传达东方人的感觉，中国人的感觉，一个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汉人的感觉。

他的画给人以刺激，不能平静，想喊，想在雨地里痛痛快快淋一场，想在河滩里没命地跑，甚至想放倒女人和杀人。

有人说：王炎林，你这么画下去，是会疯的。

王炎林说：疯了也是体验宇宙自然人生的一个法门吧。

这一次王炎林没有狂。

1992年5月14日



《美文》发刊词

亲爱的读者，我们开办了这份杂志，这份杂志是散文月刊，名字叫《美文》。

为什么叫《美文》？因为当今的文坛上，要办一份杂志，又是散文的内容，又是炉灶起得这么的晚，脆的，有彩儿的名字都有了家主，如北京的《读文》、天津的《散文》、广州的《随笔》，以及《散文世界》《散文百家》《青年散文家》《读者文摘》《散文选刊》，我们想来想去，苦愁了许多日子，只好这么叫了。这么叫的时候，还有一段趣事：那一日，大家讨论“美文”两个字，争论好大，人分两派，一派说“美文”很雅的，如“美学”“美术”“美声”。一派说：“美文”了，令人能想到“美容”呀，“美发”呀的。争执不休，忽想到鲁迅他们三十年代办《语丝》是查字典来的，又想到乡下多子的父亲常抱了婴儿出门，

第一个碰着什么就依什么起名。于是闭了眼睛翻了一册书，那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就是美字，出门又恰巧碰着一个汉子，是本市的一个名丑，手里正拿着一本《中国古典美文选》。《美文》就这样确定下来。叫《美文》绝不意味着要搞唯美主义，但我们可以宣言：我们倡导美的文章！

我们倡导美的文章。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我们是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橘的一瓣，有夜之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要。月亮就是月亮。于是，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

如果同意我们的观点，换一种思维看散文，散文将发生一种质的变化，散文将不要准散文，将不仅是为文而文的抒情和咏物，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要做诗人和小说家的初学的课程，轻，浅，一种雕虫小技，而是“大丈夫不为也”的境地。

先人讲，文章千古事。做文章怎能是千古的事？我们理解，做文章的人不要一天到晚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的文章怎么做，怎样就凤头豹尾，如何起承转合。做文章的人应该“平常”下心来，明白做文章是一种“业”，同当将军一样，或同当农夫一样，或同妓女与小偷，生命都一样，“业”，有高下尊卑之分，但都是体证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法门”，“法门”在质上归一。若把自己的生命重点移到了体证，而文章只是体证的一种载体，一旦有悟有感要说，提笔写出，这样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是好的文